

吳平回達強主編

廣陵書社

楚辭文獻集成





吳平 回達強 主編

楚辭文獻集成

廣陵書社

中國·揚州



# 離騷的時代及其他

丁迪豪

離騷是楚辭中最重要的篇章，也是中國文學史上震古燦今的偉著。自西漢以儒家倫理觀念著史記的司馬遷，他在屈原列傳中好像別有用心的大肆贊歎着離騷離騷的地位，就因此抬高了。司馬遷以後的史學家和文學批評家都依聲學舌，和司馬遷一鼻孔出氣，發出了許多擁護離騷的論調。他們所稱許的是：

「屈原……忠誠之情懷不能已，故作離騷。」（班固離騷贊語）

「屈原篤忠被譖……獨依詩人之義而作離騷。」（王逸楚辭章句語）

「去離騷之文，依五經以立義焉。」（王逸楚辭章句語）

「離騷之文，依經立義。」（劉勰文心雕龍辨騷語）

他們所以讚美離騷，是因為離騷是忠君愛國底觀念的偉大意識的表現，是依經立義而合於時人溫柔敦厚的旨趣的傑作，故他們擁護離騷，是持着「履忠被譖」、「依經立義」底兩個大理由。原來中國歷代的思想界恰恰爲着擁護封建制度的儒家所壟斷，整個的社會在他們籠罩之下而充滿奴隸信條的忠君思想，離騷便隨着這種潮流的震盪，成就他在中國文壇上底一種正統文學的權威。

可是現在不然了，這種觀念都由歷史的演化，給我們把牠推倒，離騷於是脫去了舊的觀念中，另外開一個新的面目和途徑，這就是近代研究楚辭的人不用「履忠被譖」、「依經立義」的眼光來看他，却以純粹文學的態度來欣賞離騷文辭的美妙。他們的稱道離騷，自和以前不同了。非有此奇特之個性，不能產此文學，亦惟以最後一死能使其人格與文學永不死也。（梁任公楚辭解題）

離騷爲古代第一首長詩，爲古代抒情詩前第一傑作，是沒有問題的。（陸侃如、馮沅君合著中國詩史 287）

離騷的時代及其他

用欣賞文藝的態度來看離騷，比以前那些用經義和忠君思想包圍着離騷的，自然要進步得多。

我們現在觀察先後這兩時期的離騷研究運動和他們的成績，仔細的考察一下，今後離騷的研究運動算是完結了嗎？在自認對學問忠實虛心的我看來，過去的離騷研究，尙未能解吾人之望，似乎應該要再進一步的去研究。近來張靈瑞君亦曾大膽的懷疑過離騷，老輩中的陳平先生在他所著的楚辭講義中也曾根本懷疑過楚辭，似此離騷一文的作者和時代，也實有注意與檢討之必要。如果估量他在文學上的價值，又何妨直接考證他篇章的真偽，這也許就是治楚辭的核心辦法。過去離騷研究的成績，固然可以紀念，然而未開闊的原野，也還要待我們去努力。我們研究學問的人，應該要抱着打破沙鍋紋（問）到底的決心，不要停滯在探求真理的途中而徘徊，不要為那些偽真理的權威所壓倒，儘管提出新興問題，待諸公決，我們的話自然不敢說是全對，但至少也許有一部分是對的吧。作者自認是學力不足，但頗一點一滴底積起來，碰到懷疑的地方，總不願那樣不了了之。斯篇就是根據近來個人研究離騷一文，由懷疑而變為假定的結晶；得之恐，不敢自私。或者有人要以為我這話是荒謬，但我要請教他所以荒謬的原因和證據，也許有人同情於我這話的，我也要問他所以同情之故。總之，我是很虔誠的甘願接受讀者的批評，如讀者肯加以指正，使作者能再作進一步的研究，那我是非常欣幸的。最後我便高呼幾句，為下文作開始罷。

我們要嚴肅儒家理想的鑄造物——屈原

我們更要揭穿中國文學史上偽造的離騷！

離騷不是什麼典型的神聖的寶庫

離騷是後人所擬託的東西。

## 二、離騷是什麼

怎樣叫做離騷？這是研究離騷的第一個問題，我們為着辨正物計，對這個當前的問題，似乎是應該要首先作個詳細底說明。並不是我們寫一篇論文，先要敘敘着時髦著作家哪樣下定義的搭架子；實在因為離騷這個名稱，却是很奇怪，與平常底泛泛的名稱不同，他的來踪和去跡，使人感到不明

究竟與笑如其來的懷疑：至於各家對於離騷二字的解釋，更都有捕風捉影底附會毛病。此種名稱，也許是與離騷本身的真偽，有聯帶的關係，所以要解決離騷本身問題，什麼叫離騷？便是我們先要知道的事。

在東漢王逸的楚辭章句裏，宋代朱晦庵的楚辭集註裏，他們都稱離騷爲「經」的，故他們的目錄中有「離騷經第一」的話，怎樣是經呢？王逸註得特別的明白：

「經，徑也。……猶依道徑以諫諷君也。」（離騷經章句序）

這是東漢經學家專門用訓詁底功夫，只知緣飾其詞，爲古人曲解的大弊病；而不知在事實的本身上，揆之以情，度之以理。「經」明明是後人增添上去的，與離騷沒有關係，近人陸侃如君曾說道：

「後人尊重這一篇，在標題之下加一經字。」（中國詩史 261 頁）

可知離騷的稱「經」非其本然，這是無疑的。且看離騷二字的來歷吧！

（1）屈平疾王聰之不聽也，謳詔之蔽明也，邪曲之害公也，方正之不容也，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。（史記屈原列傳）

（2）余讀離騷，天問哀郢，招魂，悲其志。（史記屈原列傳）

（3）屈原放逐乃賦離騷。（漢書司馬遷傳任安書）

（4）屈原楚賢臣也，被讒放逐作離騷賦。（漢書賈誼傳）

（5）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騷憂國皆作賦以風。（漢書藝文志）

（6）懷王佞臣上官子蘭，遠忠臣屈原作離騷之賦。（風俗通六國篇）

（7）始楚賢臣屈原被讒放逐作離騷賦以自傷悼。（楚辭章句目錄引班固語）

## 離騷的時代及其他

看完了上面這七條，他告訴我們有兩件事：第一，楚國有一位忠臣屈原，在他被謫放逐，極不得意而且極煩惱的當中，做了一篇文章，名爲離騷；這是自漢迄今，各家都是信而不疑底傳統觀念的。屈原作離騷說。第二，這七條中使我們發生一件令人難於理解的事實，就是說到屈原作離騷的都是漢人，捧屈原最利害的也是漢人，真奇怪，漢人和屈原到這般有緣，漢人也即是特別的聰明。戰國晚期諸子所不知道的事，他們都能知道，如和屈原時代相近的荀子、韓非子以及呂氏春秋等書，都不會有過屈原作離騷的話，而漢人却說得津津有味。戰國策是一部紀戰國時事最詳細的書籍，不知爲什麼他裏面不獨屈原作離騷的話未見，即連這大名鼎鼎的忠臣屈原都忘記了。

## (乙) 離騷的解釋

過去中國的漢學家好爲解詁，凡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名詞，不下有數十家不同的解釋。茲將解釋離騷各家，撮其要者抄錄於下：

(1) 離騷者，猶離憂也。(史記屈原列傳)

(2) 離家也，憂勤也，騷，遷憂而作此辭。(漢書賈誼傳顏師古語)

(3) 離別也，騷愁也。……言已放逐離別中心愁思。……(王逸楚辭章句)

(4) 伍舉所謂離騷，屈平所謂離騷，皆楚言也。(梁書鮑參選旁證引五伯厚)

(5) 離明也，騷擾也。何取乎明而擾也？離爲火，火在天則明，風則擾矣。(周聖橫語)

(6) 離騷到底是什麼？據我看，……乃是楚國當時的一種曲名，按大招云：「一楚商，只」，王逸曰：「曲名也。」按「勞商」「離騷」爲雙聲字，古音「勞」在商部，「商」在陽部，「離」在歌部，「宵」、「歌」、「陽」、「幽」並以旁紐通紐，故「勞」即「離」，「商」即「騷」，然則「勞商」與「離騷」原來是一物而異其名罷。(近人游國恩楚辭概論)

(7) 離騷，即楚語所謂離騷，王應麟說皆楚言，是不錯的。(近人陸侃如中國詩史)

這七種的解釋，可以代表古今人對於離騷認識的大概，其餘我們也不能備舉，只有從略。但據以上的七條歸納言之，不外三說。即：

(A) 以離騷這名稱，是屬於屈原中心憂憤他鬱而無以自解，「憂愁幽思」而作此辭，故曰：「離騷。」此說太史公、班孟堅、顏師古等主之。

(B) 以離騷別有寓意，只是極平常的一種楚國人的熟語。屈原是楚人，就以這熟語做了篇名，比較上說當然要近些，但不能稱為精當。主此說者，爲宋之王應麟與近人陸侃如氏。

(C) 以離騷係楚國的曲名，因大招有「楚勞商只」的話，「勞商」即「離騷」之轉音，故「離騷」和「勞商」原是一物而異名，此說係近人游國恩氏的創見。

綜觀這三種解釋離騷的說法，在我看來還是以游國恩先生的話爲最對；離騷在別處從來不經見，即以國語楚語中的「遷者離騷」的話論，則「離騷」也不一定就是離騷，如果係同樣的名詞，何以他却不一致呢？所以以我以爲不應該把離騷看作就是「離騷」，他根本恐怕不是相同的東西，如何可以併爲一談？王應麟氏的話實在有些不妥當的地方啦。

### 三 異騷和司馬遷的關係

以上我們把離騷的來源查清楚了，解釋也弄明白了，當我在這把離騷的歷史迴溯之後，腦海中又橫生着複雜的疑念。離騷這名稱總是有點奇怪，大文學家原屈的東西，爲何令人這樣不明底細？屈原爲什麼不在文學上多用一點功夫，求藝術的深造，偏偏拿出這楚曲的名稱來做自己文章的標題，有何意思呢？我越想越覺得奇怪，無法可以替自己解釋。

姑從舊說講，承認離騷一文就是屈原所作的，屈原生於戰國晚期，這是人所共認的。但我們知道先秦時代人的作文，不和今人一樣，今人是先有着題，然後執筆沈思，方始構稿，古人則不然，胸襟蘊蓄着萬端的情緒，就命筆直書，寫完自己的意思而後已，或由平時演講，而生徒記錄之。他們一篇文章的命題，或以本文的首數字作標題，或以該文底主要意思的字句爲題目；這是先秦時代文籍的通例，不像後世的那樣機械，先有題目，然後才做文章。例如論語中的各篇，即完全用首二字作標題，孟子亦復如是。其餘莊子、墨子之書，或用首二字作篇名，或以該篇中重要意思的字句爲篇名，總之秦以前人著作的標題，都逃不出這兩個例子。離騷既是戰國時屈原的作品，何故不以首二字或主要意思底字句來做篇名，而獨於本文範圍之外，另外找出這

# 楚辭文獻集成

毫不相關的楚曲騷離來做標題，吾恐非戰國時代所能有罷。

在上面騷離的來歷一節，我已略說過。騷離的出現是很遲的，自從漢代才見到這個屈原作騷離的話，主張最早最力，稱揚得最周備，莫過於漢代史學家司馬遷的屈原列傳。經司馬遷這麼一捧，屈原作騷離的話，乃為一般人所樂道及至現在吧。騷離在中國文學上的地位，還是靠着史公這篇傳做他的保障。然而我們研究學問的人，是以求真為目的，底不要偏伏於漢人那樣捧騷離的淫威，我們要問一問：漢以前是什麼情形？漢以前據我看似乎沒有人提到過騷離，周諸子中的荀卿，他時代和屈原是相近的，他曾做過楚國的蘭陵令，後來他就終老在楚國，他的著作有現在所傳的荀子三十一篇，在荀子的三十二篇中，我找不到屈原作騷離的話，就是最晚的韓非子和呂氏春秋裏也沒有過騷離這名詞。由此推去，至漢初的賈誼，他是第一個表同情於屈原的人，賈誼可算真能知道屈原了。為什麼我們看他過湘水投汨以死，屈原文裏也未涉及騷離的片辭隻字。他平常也好像從未說過騷離，這真是一件罕聞的事，這麼一篇偉大的文學作品，又是楚國忠臣屈原所作，何以漢以前的人竟充耳不聞？始終不會有人道及，過遠漢初最表同情於屈原的賈太傅也豈若罔聞，我以為這不是偶然的事，也許是漢以前底人還不知有屈原作騷離的話，換一句話說就是漢以前還沒有人造出這種屈原作騷離的話來呢。

從兩件可疑的事實中，我明白屈原作騷離的話，非其本然，大概是漢賈誼稍後的人所偽造吧。這其中的因果和轉折，我想不是很簡單的，作偽的人不能說是毫無藉口，他自有他底用意所在，和他底不得已而作偽的苦衷，或者他自己也許知道是不應該的，但只是不得不如是做去了。現在我們知道，騷離的標題不合先秦時代著作的通例，屈原作騷離的話，漢以前不會見過，這兩大錯誤實在無以堅我們對騷離的信仰，所以以為屈原作騷離的話是漢人所偽造，騷離本是楚曲，經漢人把他拍合到屈原的身上，這是我的新假定。茲申說於下，至於騷離本身的真偽，俟下章討論。

離騷二字我們從本源上說，他就是很古的名稱，他本是一種曲名，並不一定從屈原作騷離時才有騷離，以前也有過騷離（勞商）的，前面我已引過了。游國恩先生楚辭概論的一段話，他說騷離就是勞商，勞商王逸說楚曲名，游氏此意我極贊同的。既然是騷離和勞商因音韻之轉，原來即是一種東西，則勞商曲即騷離曲可知，騷離是楚民族的一種歌曲的名稱，是很古就有的。我們知道在漢武帝時有一件很可注意的事，同時也就是主張屈原作騷離的人們所認為唯一的根據，這使淮南王作騷離傳的故事。漢書淮南王本傳：

「時武帝方好文，數以安屬爲諸父，辯博善爲文辭，甚尊重之。每爲報書及賜，常召司馬相如等祝草迺遣。初，安入朝，獻所作內篇新出上愛祕之使爲離騷傳，見受詔日食時上，又獻頌德及長安都下頌。」

由漢書中的「載觀之則人，淮南王作。」事約有兩點之認識，即（1）淮南王作離騷傳時間甚短，姑假設其所作之傳，係如常人所言的屈原離騷傳則以如平的長文爲之作傳，斷非爲最短期間所可完。淮南王作離騷傳底時間是「自旦受詔，日食時上」中間又抽去一部分底時間，作頌德及長安都國頌兩文，則在離騷的時間，不過僅僅數小時，以數小時的時間，能爲此中國文上唯一底長時作傳，實不可能。淮南王有倚馬之才，亦無濟於事。委係淮南王所作的離騷傳，即是楚國原本一首離騷曲的傳，非屈原離騷傳，後人爲太史公「屈原之作離騷，蓋自怨生也」的話所蒙蔽，故誤以淮南王之作離騷，係指屈原離騷之作，其一屈原生平一人尚不可知，他與離騷無半點關係，都是太史公使他們合攏來的。（2）如果淮南王所作之傳，係如後人所言底屈原離騷，當然淮南王對屈原同身世，自有表示同情的可能，對於離騷指後人所稱屈原作的離騷，在文學上之偉大亦應表示欽佩。何以從淮南王的本傳中，以及淮南王裏從未有涉及屈原底爲人，和累升離騷的地方，屈原放逐著離騷在司馬遷的口中，是如何的偉大，在司馬遷以後又是如何底一件傳誦人口的生，而淮南王偏淡然視之，如同不聞也未提及過。委係淮南王所作的傳，是武帝好楚聲，叫淮南王做了一首楚曲離騷（勞商）的傳。及至司馬遷著史記才道出了屈原的慘淡事蹟，說他做一篇文章名爲離騷，這樣本與屈原無關係的離騷，現在也連成一氣了。而屈原的身分，就因之而放大，同時史公更可以反映自己的身世，這是史公的隱衷啊！

太史公是一位忠實的儒家信徒，他作史記本是擬之於孔子作春秋的春秋，在史公看來是孔子一部筆削的寶書，垂空文以斷禮義，當一王之法，此是史公所最欽佩讚歎的，故而史公在他的名著史記裏也頗受些孔子筆削的影響，他對忠臣隱士是特別的表章，（如伯夷屈原）對一般思想言論和儒家處世地位底反動份子，則抹殺而深葬之。（如史記無張良列傳）史公自己以爲他作史記，故然是歷代史料的編纂與整理，以成一部信史，其實他認爲最重大的意義，是在以儒家的倫理觀念，於孔子作春秋以後繼續這種無人敢做的筆削的大事業，冀爲一家之言，藏之名山，傳之其人，爲後世所傳法。屈原傳說，在那時也許是有了，這却與史公的脾胃相合，太史公中間曾遭遇一次幽於縛紲的慘事，由是他痛恨自己身毀不用，就因而發憤著書做一部史記，他又恐怕人家知道他因李陵的事身繫囹圄，以爲他是他一個刑餘之人，而要輕視他的著作，因此太史公就想出一種極委善底消極抵制的

方法；編造了許多有名望底人，也在陷罪困死的當中，有過著書立說的事情，以作他陷罪後作史記的先驅。所以他說：

「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，孔子厄陳蔡作春秋，屈原放逐著離騷。左邱失明，厥有國語；孫子臘脚，而論兵法；不韋遷蜀，世傳呂覽；韓非囚秦，說離孤憤；詩三百篇，大抵聖人發憤之所爲也。」（史記太史公自敍）

我們讀到史公自序中的這段文章，就知屈原作離騷是史公故意造出來底把戲，他非獨造了這屈原放逐著離騷的小故事，並且還請出兩位聖人來替他撐門面，以反射他被刑後作史記是如何值得深刻底紀念，如是值得重視的事情。易經是一部卜筮的書，沒有聖人的大道理在內，現在大家都公認了，當然易是與周文王無關，即退一步說，假使他和周文王有關，也不一定周文王偏在拘羑里時而演周易。春秋是紀年的史書，與孔子本不相干，孔子自己未曾說過他作春秋的話，這是孟柯所捏造的，而孟子亦只云：「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。」並未說尼陳蔡才作春秋，這顯然是史公附影隨聲所臆造的。離騷（勞商）是楚國的曲名，與傳說中的屈原沒有關係，他硬要把他合攏來，說是屈原所作，又配上了左邱失明厥有國語的話，左邱明本是一個人名，論語上也見過，說是：「左邱明歎之，丘亦歎之。」太史公便把好好的一個人名割裂，說是「左邱失明」，這樣是意在和屈原放逐相對據此這都係史公的杜撰是很明顯的，「拘羑里」、「厄陳蔡」、「放逐」、「失明」、「臘脚」、「遷蜀」、「囚秦」這是隱射着史公自己遭李陵之禍而下獄，「演周易」、「作春秋」、「著離騷」、「有國語」、「論兵法」、「世傳呂覽」、「說離孤憤」這是隱射他自己的作史記，在他總以為拿出這些名人做自己下獄後著史記的先驅，自然不會有人輕視他的著作了，所以不惜顛倒是非，妄造事實。

太史公既已存着他作史記是擬之於「西伯拘羑里演周易，孔子厄陳蔡作春秋，屈原放逐著離騷」的心思，所以在屈原列傳中弭補自己的個缺陷來自圓其說，把屈原和離騷細針密縫的使他聯貫起來。又讚美屈原作離騷是如何的一件偉大的事，襲取淮南王作楚曲離騷傳的詞藻，離騷自己的意思，一方面可以支吾說是淮南王劉安也替屈原離騷作過傳，一方面使人不至疑惑他。恰恰碰見了九歌山鬼「有恩公子兮徒離憂」的話，就把離騷解作「猶離憂也」這樣便和「屈原放逐著離騷」的意思若合符節，因此屈原著離騷之說乃大告成功。還有一件事史公露出他作僞的痕跡來的，史記中各人的列傳，大凡是於名人有關係的重要文章，都是采入傳內以供參考，史記的列傳皆是如此差不多成了一個列傳內容的通例。離騷既是太史公最欽崇的一篇文章，而且與屈原的身世有莫大的關係，為什麼離騷却不采入屈原傳內呢？定係史公所見的離騷，是楚曲離騷，與屈原毫無關係的，設

若於載於傳中，被人看穿，故史公不爲也。

一定有人會駁我道：「既然是史公把離騷拍合到屈原身上的，非其本來如是，那麼，班固王逸也就不知道，隨便的相信了嗎？」提出這種反駁的理由，是很容易解答的，班固東漢初年的人，王逸也是東漢人，和司馬遷時代距離得太遠，在東漢初年，這種屈原作離騷的話，經司馬遷一拉攏配合，大概漸漸弄假成真了，以前太史公只拿楚曲來算數，到了東漢的時候，這古代第一首長詩的離騷也出現了，班固王逸也莫明其妙，只得和司馬遷一鼻孔出氣，異口同聲的說是屈原作離騷，以後的人更是不要問，他們當然是一堆太史公與班固王逸的馬首是瞻，承繼這種「硬拉攏」「配假藥」的屈原作離騷說了。

反駁我的人一定還要說：「依你這樣講現在離騷是西漢人的僞托，但又何能知道他是西漢人的僞托呢？」我對這一類反問的回答，關於積極的證據，下面自然說明白，姑且以西漢人有僞托的可能性者言之。社會每有一種不正確的觀察，當以爲名望大的人，他的作品一定是會好的，如你是無名的文士，就是你的作品勝過已成名的文士百倍，但社會對你總是看不起的，故而一般文士多有懷才不遇之慨，終於到無法的時候，他們便不得已的做出假托的事情來，西漢的時候，這種情形是很多，隨便舉出一例子，例如：

「長安有虞虧之亦善爲賦，嘗爲清思賦，時人不之賞也，乃托以相如所作，遂大見重於世。」（見西京雜記）

司馬相如在那時是成名了，所以有許多無名的文士，就來冒牌，屈原本是很有名的傳說中的人物，他的聲望當然也不差，更加以太史公大擂大吹的說屈原作離騷，一班無名的文士，便將計就計假着屈原的傳說，成懷自己的身世，做了一篇極長極長的文章，冒充說是屈原所作，這樣便完成了數千

年來中國文壇上屈原作離騷的僞案。

總之，司馬遷他是因爲自己想反襯他的受過刑後作史記，所不惜捏造些古人底事實做他的先驅，而他的頭腦又是充滿着儒家的論理觀念，以謂忠臣志士是要極力的表揚，以爲後世的粉式，是這樣便合於孔子作春秋那樣筆削則削的宗旨，於是信手揀來，就把傳說中的屈原盡力鋪張，以楚辭配合他的身上，把他和孔子作春秋並列，孔子作春秋在司馬遷的自序中，是如何的稱讚不致，屈原其實在戰國時還沒人注意他，如何可以與這位「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」的儒家老祖孔丘並列呢？可知司馬遷是特別的用心來提拔這位無名忠臣兼文學家的屈原了！淮南王奉武帝命作了楚辭說了。

## 離騷的時代及其他

曲離騷勞商傳，司馬遷反稱取了他的話，以冀禹感是非做自己的後盾，司馬遷時的人，便因此作了長篇的離騷，以冒充屈原所作。淮南王的離騷傳，到東漢已經散失了，後人不察，便以淮南王之離騷傳，就是爲屈原離騷而作的，以訛舛訛，致成大錯。王逸楚辭章句卷一下註云：「如漢武帝淮南王安爲離騷傳，其書今亡，按屈原傳云：『國風好色而不淫，小雅怨諱而不亂，離騷者可謂兼之矣。』又曰：『蟬蛻於濁穢，以浮遊塵埃之外，不獲世之滋垢，皭然泥而不滓，推此志雖與日月爭光可也。』」班孟堅刺謫皆以爲淮南王譜年代遠，文籍散失，司馬遷取自淮南王離騷傳者是否即此語，各家都無堅確之主張，但史公有竊取的事，恐非虛構。

## 四、由歷史上批評離騷的產生

十九世紀的時候，法國有一位文學批評家名叫泰奴者，泰奴氏他把文學定出一個公式，說文學是（甲）環境，（乙）種族，（丙）時代，這三個東西產生出來的，這三個條件包括整個文學底產生，文學必須具備這三個條件。泰奴氏他這個標準，在我看就是一種歷史的方法，這種歷史的批評法，是正確確不過的方法，無論什麼文學，總不能離開歷史的圈套，評蠻人文明人他們表現文藝程度底差異，是因爲他們歷史背景的懸殊，歷史的背景，限制他們在不同的野蠻文明的線上行動，使他們的文學在自己適當的情形之下，而宣洩他們快感和悲哀的情緒。所以歷史是人生脫離不掉的東西，文學恰是生命力的飛躍而反映着時代和人生相互的關係的。現在我們且依着泰奴氏的三種公式，來批評離騷的產生。

### （甲）環境

環境是人生的一條鐵索，始終把人們鎖住，縱你說是有不近人情的孤僻，具着述世異俗的根性，你自謂是特立獨行之士，不受環境的束縛了。其實不是如此；無論你產生如何與衆不同的行爲，但你也一定受過某種啓示與刺激，無論你有着荒誕不經的幻想，但你也一定是受過某種吸引與暗示，這都是環境的力量使然。我往年讀過一些行爲主義心理學的書，行爲主義心理學的人們，總說是人類的行爲，是由於某種刺激的反應而產生，現在想起來，這話確是很對的，大概這便是環境的魔力吧。照舊說離騷的作者是楚國的忠臣屈原，他平生的事蹟，只有司馬遷的屈原列傳爲較詳，然則屈原到底

是有無其人，尚不敢必。司馬遷的屈原列傳，是靠不住的。我在前節已說過，但現在姑以史公的話與當時環境的情形，揆諸離騷的內容，看看是否適合於那個時代。屈原生楚宣王二十七年，紀元前三四三三年一月庚寅日，（依陸侃如、周詩史屈原傳略語）司馬遷的屈原列傳中，他說屈原是貴族出身，他做過了楚懷王的左徒，楚懷王很信任他，而他是一位「博聞強識，明於治亂」，底有才幹的人。不幸有位佞臣上官子蘭，譖他於楚懷王，結果他便去職放流，據說他的離騷便作於此時。（依陸侃如說）他那時的楚國，是很衰微了，自己國裏的人民也多半是腐化，政治以及一切都不能上軌道，外面又有西方新興民族的秦國，正在想利用游牧民族底驕悍好戰的特點，來實行翦併其他的各國。龐大的楚國，自然是他唯一的勁敵。故楚民族在那時實在是內憂外患的當兒，而戰國時代社會的環境，什麼也都受戰爭影響，最密的封建制度，便於此時破壞，人民受着戰爭的苦痛，更是無法解脫，所以一般觀念生活的智識階級，都一致的主張非戰論調；此是屈原作離騷時的環境的鳥瞰。

當時的環境是如此，哪曉屈原在這種情勢之下所作的離騷，總是充分現出是環境的縮影。現在我們細讀離騷，到反看不出他是當時環境的產物，只覺得他是一個不用於君的失意人罷了！在我看，他最不合於當時環境的產物，有兩大缺點：

（A）離騷表現不出楚民族的意識。一個民族在未經過統一生活的訓練時，他的民族意識是極強固的。戰國的時候，中國處於分立混亂的狀態中，齊人有齊人的意識，秦人有秦人的意識，晉人有晉人的意識，而楚民族的意識，質較其他民族為獨強，民族畛域的見解，特別的濃厚。例如：

「赫赫楚國而君臨之，撫征南海，訓及諸夏，其龍大矣。」（國語楚語上二頁）

「析公奔晉，晉人用之，質讒敗楚，使不規東夏，則析公之爲爲也。」（國語楚語上三頁）

「吾不服諸夏，而獨事晉何也？」（同上五頁）

「楚雖蠻夷，不能賓也。」（國語楚語下五頁）

可知楚民族意識之強固，民族的界線劃得極嚴，他們的民族自信心，也真是不可一世，及至秦末，他們還說「楚雖三戶，亡秦必楚」的話。為什麼屈原既是楚人，離騷又是恰恰作在那個楚國內憂外患的環境裏，他的字裏行間，看不出一點楚民的意識，祇引了幾個儒教化的古帝王來表示他自己的不用於君，楚人的強顏自尊的民族意識，始終不曾露出，看來只像是秦漢統一後的人所說的話。

(B) 離騷內容與當時的實際情形不符，不解的是反涉及許多不關痛癢的話。例如：

離騷是偉大詩人屈原的傑作，一般人都這樣說。離騷中對當時戰爭的事，不會涉及，這姑且不說，最令人不解的是反涉及許多不關痛癢的話。例如：

「和調度以自娛兮，聊浮游而求女。」

「奏九歌而舞韶兮，聊假日以娛樂。」

「保妖美以驕傲兮，日康娛而淫遊。」

「欲遠集而無所止兮，聊浮遊以逍遙。」

「何所獨無芳草兮，爾何懷乎故宇。」

這類語句，全是國家昇平，及時行樂的意思，是一種浮蕩子的口吻。與司馬遷說屈原那樣「憂愁幽思」而作離騷的同嗎？與那種戰亂殺伐，机惶不安的社會環境相適合？這是一個怡落文人，當太平之世，自己時不利，運不通的時候，祇恨沈淪下位，不能顯達，率意倒行逆施，故「日康娛以淫遊」作者大概也是和司馬長卿一流的浪漫罷。

## (乙) 種族

講到楚民族的種族，這是人種學和民族學的問題。但是我們從古代的記載中看去，知道楚民族是不和中原民族相同的。他是以蠻夷自居，中原民族也以蠻夷視之。試看：

「昔我先王熊绎，辟在荆山，幕露蘚藪，以處草莽，枕涉山川，以事天子。」（史記楚世家）

「我蠻夷也，不與中國賜號。」（史記楚世家）

「今我任督國之政，不毀晉恥，又以遠蠻夷重之！」（韋註）「蠻夷楚也。」（國語晉語六）

「楚為荊蠻，置弗絕望，設表與鮮卑同守燎，故不與盟。」（國語晉語八）

「今非王室不平安是憂，惟自晉楚庶不式諸戎狄楚秦。」（國語吳語）

觀此楚民族原來是一個被擗於文化圈之外的野蠻民族，他的制度習慣，皆和中原民族不同。茲總出幾點來以供參考：

(1) 楚官多以尹爲名。（左傳莊公十八年編）

(2) 陳楚名司寇爲同敗。（左傳文公十年註）

(3) (上略) 縣門不發，楚言而出。（左傳莊公二十八年）

(4) 楚人謂乳鷩謂虎於菟。（左傳宣公五年）

(5) 晉侯觀於軍府見鉢儀，問之曰：「南冠而韋者誰也？」有司對曰：「鄭人所獻楚囚也。」（左傳成公九年）

(6) 異人至，不革使楚服而見，王后悅其狀，高其知，曰：「吾楚人也。」而自子之，乃變其名曰楚。（國策秦策五）

可見楚民族的官制服制語言都和中原不同的。從此我想到了離騷這一篇富於儒教化的文章，為什麼會產生於楚國呢？楚國是蠻夷，雖受中國文化的浸染，但總不能連他民族的根性完全消滅，來投降於齊魯的儒化之下吧？戰國之際，諸子爭鳴，百家紛起，儒家不過和道墨並立罷了！為什麼屈原不崇拜其他各家，偏要「陳堯舜之耿介，稱湯禹之祇敬」，來做儒家孔孟「言必稱堯舜」的信徒呢？在我看離騷的產生，不是戰國時的楚人，而是產生於奉儒教爲國教的漢代人所偽造的！離騷原的事蹟，是儒家信徒司馬遷所穿插，前而已說過了。因此屈原成了後世儒家的偶像，離騷成了儒家的經典，其實都是騙人的。

## (丙) 時代

我們再要問一問那時代（指屈原作離騷時）的南北文化程度的高下，看那時南部楚民族的文化，是否有產生這種長篇鉢著底離騷的可能？這是我敘述本節的中心問題。日本有位史學家桑原鷹藏氏在所著歷史上觀察的中國南北文化說：

「遙觀春秋戰國時代，顯著的文武兩方面的大人物，都是北區所產南區的人差不多沒有看見。例如儒家的孔子、子思、荀子，道家的老子、莊子，兵

# 楚辭文獻集成

家的孫，吳二子墨子，楊子，韓非子，都是北部所產，實際舞臺上活動的蘇秦，張儀，管仲，樂毅，也完全是同樣的。總之，在先秦時代，中國南區和北區之間，有很大的文野的懸隔，是無可爭論的事實。」（友人楊岱如譯載於《文哲季刊二期》）

## 桑原龍藏氏又註道：

「持老子和莊子爲楚人，係中國南部所產之說的學者，無論中國日本都有其人，這不能不認爲一種大錯。老子的生地，是今河南省開封道底邑縣附近，莊子的生地也大略相同，在今河南省開封道商邱縣附近，俱屬於中國北區。西晉陳已明言「老子莊周生陳梁」，陳既即今河南省開封道相當，關於老莊二子的生地，我早於明治三十一年九月的東洋哲學裏，掲着有關於老子自學說一文，將老莊爲南方所產的謬說匡正，其後約十年，岡田博士也於明治四十年刊行的經史說林，發表關於中國古代南北思想說一文，與我所考訂大略相同。」（同上）

我們看了桑原龍藏氏的一番話，至少可認識以下兩點即是：

（1）在先秦時代文化區域，是中國北部和中部，什麼一切的偉大人物政治家，哲學家，文學家，都在這北部的文化區域出現。但我們知道政治上可以一步登天的，文化却不是這樣，一定要受着他種文化的侵染，而漸漸才演進產生出他的新文化來。

（2）我們曉得南方文化程度是很淺，僻處荆山的楚民族，到春秋時才和中原正式交通，戰國的時候，人家歸斥他爲「南蠻鴟舌之人」，爲什麼這離騷竟能生在非文化區域的南方楚國？史記有「齊魯閑於文學，蓋天性也」的話，則齊魯是北部文化的重心，無來疑的。爲何離騷却獨不產於北部的齊魯呢？

所以依中國古代的南北文化的情形而論，而離騷獨產生於戰國時南方的楚國，這是不可能的事。就以離騷本身論，那樣極長的篇幅，那樣鍛鍊的字句，說是文化落後的南方楚國人所作，更覺令人可疑，並不是我們脫去了信古底奴隸的觀念，一變而爲疑古的奴隸實在離騷這文章，那樣質美而詞練，和那中世紀的思想完全一樣。終使我們無法解釋，故不得不由驚異而變爲懷疑了。

綜合上面的話，我們由歷史的背景底觀察結果，雖遁迹質美而詞練的作品，簡直不會有產生在戰國時楚國的可能性。原因是由於他：一，表現不出環境的影響，而且有直接和環境相抵觸的地方。